



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一

七十一

行帥部 三十二

忠第二

晉閻鼎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  
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  
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常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  
以密近賊南趣許穎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  
暄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皆來赴疇  
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  
為參佐鼎少有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  
王毗司馬傅遜懷翼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

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  
長安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剋復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  
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  
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疇等  
見殺唯顛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  
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疇所逐走  
還平陽疇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  
將軍梁芬京兆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  
立社稷宗廟以閻鼎為大子詹事摠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  
殺綜以王毗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大守麴允  
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十六 弟馮翊大守梁緯北地大守

肅並綜母弟綝之如七

亦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專戮

大臣訂誅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民賣首所殺傳首長安

周馥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都時賊孔熾洛陽孤危乃  
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忠司馬殷識上書  
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  
華譚孫專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  
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嶠亟險澁宛都  
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  
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  
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  
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

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  
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  
各十四萬足以供大駕今王浚荀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  
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巡臣宜徑據江州以恢王畧  
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中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  
東海王越與荀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

祖逖為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摧鋒越  
河埽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  
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  
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琨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

感激發病乃寄妻孥於

不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遂

據武牢而又置寮於

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

取不軌

溫嶠為平南將軍鎮武昌聞蘇峻之徵也慮其有變求還朝以  
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之亂移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  
太守節岳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都城聞之  
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珍寇為先未效勲庸而  
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  
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  
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  
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

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佩為盟主佩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  
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峻時殺佩子  
瞻由是佩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  
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佩屯查浦嶠  
屯沙門浦明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峻等軍盛謂其黨曰  
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  
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扶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  
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  
追斬二百餘級嶠又與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  
以逸寺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  
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食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

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戶

禦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

西冀良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悅也嶠曰不然自古成鑒  
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勢敵衆仗義故也  
峻約小豎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收勇而無謀藉驕  
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重立之功設  
進退之計且天子出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  
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詐如其不捷身  
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  
可中下執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  
公矣佩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  
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

日佩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  
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蹶為佩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  
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即御史以下皆令  
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佩錄尚書遣問使宣旨  
並讓不受賊將康術以臺城來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  
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搦抗搦抗軍若敗術圍  
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騰含抱天子奔於嶠船  
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畧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

却鑿為大將軍開府加散騎常侍咸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  
峻反鑿聞難便欲率所部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  
劉矩領三十人宿衛京都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  
亮宣太后口詔進鑿為司空鑿去賊丞適城孤糧絕人情業業  
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塲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  
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千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  
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源殘害忠良禍霄黎庶使天地鬼神靡  
所依歸是以率土怨誥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  
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  
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之後戮力  
一心以救社稷若三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鑿  
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  
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下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據要害既

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進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  
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  
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  
舒輔國將軍虞譚皆受鑒節度率眾渡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  
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譚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  
大業曲阿凌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  
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  
扞一旦不守賊方陣而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佚後舉鑒乃大會  
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仗亡軀九泉不足  
以報今疆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  
率先義眾鎮一三軍邪將所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圖解及

加什  
劉牢之為南彭城内史輔國將軍代王恭督兗清并七州事時  
勳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弼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

揚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诛午之牢之率北府  
之衆赴馳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桓彛為宣城内史蘇峻之亂彛糾合義眾欲赴朝廷其長史裨  
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彛厲色曰夫見無  
礼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稷社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  
軍朱綽討賊別師於蕪湖破之彛尋出石峴會朝廷遣將軍司  
馬流先據慈湖為賊所敗遂長驅運進彛以郡無堅城遂退據  
廣德尋王師敗績彛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

降峻裨惠又勸彞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彞曰吾受國厚恩分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彞彞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彞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彞偽降更思後舉彞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為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尚未平諸子並流徙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大常俞縱亦以死節贈興古太守

卞壺為尚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蘇峻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壺都督大猷東諸軍士假節後加領軍將軍給士中壺率郭默趙裔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壺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壺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壺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烧宮寺六軍敗績壺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屬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瞻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尚書即弘納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大於忠唯孝故能盡敬竭誠唯忠故能見危授命此天下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按壺委質三朝夙規翼亮遭世險艱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石之任擁

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勅力致討身當夫殮再對賊鋒父子并命可謂破家為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况壺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况在不疑可謂上準許穆不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其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珍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庾翼為安西將軍鎮武昌常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為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

桓冲代桓温為豫楊二州刺史初温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莅事上疏以為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須上報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為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壽三年乃解楊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為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郝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為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豫兗青楊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

桓伊為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徂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北年營繕並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

猶欲輸効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絕啣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  
百具步鎧五百領並有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  
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劉弘為荊州刺史督荆交廣諸軍事廣漢太守羊冉以天子蒙  
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郭誦司州刺史李矩之甥也矩奏誦為楊武將軍楊翟今時石  
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誦弟元復為賊  
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匹賔倚盧矩如牛角  
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  
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予啟誦不答

段匹磾領幽州刺史為從弟未杯所敗北依邵續與續并力追  
未杯斬獲略尽又令丈鴛北討未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八十里  
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李龍所遮丈鴛以親兵数百人力  
戰敗之始得入城李龍復抄城下丈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  
磾不許丈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  
夫也令人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明  
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李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失望共  
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仗鴛罵曰汝為寇雠久  
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遂下  
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李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促  
丈鴛丈鴛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  
歸朝續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

龍匹磾正色責之曰鄉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二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欵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着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能禮勒常着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丈鴛亦遇醜而死

郭默初為河內督將永嘉之亂率衆自為鳩王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列三屯圍之欲

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

攻之默遣從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季矩後與矩并力拒劉石

魏該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苻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言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而不應

劉隗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并四州軍事假節如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大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項承聖上顧眄足下今火賊未滅中原鼎沸欲

與足下周生之徒勦力王室共靖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是隆  
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谷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望於  
道術竭股肱之力効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周顛代  
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及王敦構逆温嶠謂顛曰大將軍此舉似  
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  
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  
云非亂乎處中王敦字處中剛愎彊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  
而王師敗績顛奉旨詣敦敦曰伯仁鄉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  
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  
不知所答帝石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  
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顛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

護軍長史郝瑒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  
復竄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  
顛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霄  
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  
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勸者皆為流涕遂於  
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周逵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之兄子王敦作難加冠軍  
將軍都督會稽吳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  
發而王師敗績逵聞城納敦憤咤慷慨刑于辭色尋遇害

劉超為左衛將軍時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  
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尽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

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喪軍衛禮章  
頓闕超身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  
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  
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萬等補司馬督殿中  
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飢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  
遺綬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  
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  
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康術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其  
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  
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  
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  
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遺高顯近地葬之使出  
入得望其墓追贈衛尉諡曰忠

羊曼為前將軍時蘇峻作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  
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勅衆不動為峻所害

朱伺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使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陶侃為  
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  
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拒之遂屯結湏口遣使告  
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拒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  
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俱誅

以司馬孫景造謀拒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峻  
劉鎮揚口壘時杜曾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

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  
大部分未可便西虞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  
等果馳還虞乃遣伺歸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  
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  
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  
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  
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  
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召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鋌摘伺伺逆接  
得鋌反以摘賊賊入走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  
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羗杜曾遣說伺云馬雋等感鄉恩妻  
孥得活尽以鄉家外內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鄉可來也伺

吞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  
南妻子付汝乃還甌山時王虞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甌山下  
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

周虓字孟威為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元安寇  
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為堅  
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蒙國厚  
恩以至今日但老母先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  
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位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  
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固謂虓曰晉家揚  
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  
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

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說賊姦計大原三年虓潛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智伯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大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絜已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大原

吉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符堅陷梁益桓豁衣挹為魏興太守太元四年符堅將常鍾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都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獲五十餘級鍾怒廻軍

圍之挹又屢挫其竟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力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未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符堅率衆圍序序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符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原中符堅南侵謝石率師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頃城符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君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瑯邪內史

郝愔為輔國將軍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人多勁捍桓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不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

毛璩安帝初為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帝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井璩涪郭法茂宕渠師寂茂已郡周道子茂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子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城愨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亮逆肅清荆郢者便

當即受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璩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修之特為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修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喜人馮遷其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特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拒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危國益州刺史璩體識引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輔翼之勲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帝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藩收蒙險夷難可進輔國將

軍西夷校尉邑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尉瑾為持節監  
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  
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瑗聞振陷江陵率衆赴  
難使弟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邑西梓潼二郡軍下  
涪水當與瑗軍會於己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  
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長府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瑗  
瑗時在略城去城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拒於廣漢  
樊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瑗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瑗及瓊  
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

殷覲為南蠻校尉大元中從弟仲堪為荊州刺史仲堪得王恭  
書將興兵內伐告覲欲同舉覲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  
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且所不豫  
仲堪要之轉切覲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  
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覲  
言而非覲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已樹  
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覲曰兄病  
殊為可憂覲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  
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覲遂以憂卒隆安  
中詔故南蠻校尉殷覲忠績未融奄馬墮喪可贈冠軍將軍  
張肅寔叔父也為建威將軍西海太守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  
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  
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荒裔

見難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家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日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泣憤而卒

何無忌為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推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厭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邪曾成鑿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候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策而決成敗放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而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南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舟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

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我取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宋劉敬宣字萬壽仕晉為征虜將軍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大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比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使呈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

顏師伯為征虜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濟北三郡諸軍事竟陵王誕及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

沈慶之為步兵校尉詔討群蠻於江沔元嘉三十年正月孝武出次五洲摠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州諮受軍略會孝武曲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劭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請復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千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孝武還至潯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許賊欲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孝武孝武踐祚以慶之為領軍將軍

褚湛之為丹陽尹元凶劭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戎事世祖入代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

師俱進湛之因萬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為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

劉瑀為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為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食於荊州世祖即位召為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為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為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棄其蜀中船舫又有義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設官軍除司徒長史

未修之為雍州刺史時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修之偽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加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修之不與已同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斬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修

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修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沈攸之為寧朔將軍征南賊攸之從於懷寶為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賫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克赭圻後為鎮西將軍荊州敕史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令反朝廷必声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勒王必增朝野之惑于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典與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而還

劉秀之為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為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常山率萬人襲之

柳元景為前將軍雍州刺史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元景子為征虜將軍既破解卑慕容超而盧循奄至循之下也廣固未投循潛遣人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自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究之多士懷二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恠而問之對曰耿純尽室從戎李典舉宗居衛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

黃回為右衛將軍沈攸之及以回為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減質率衆出新亭為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為亂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與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垣詢之駭敢有氣力南郡王義宣及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東賊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詢之規殺之慮東不同東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東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故宿他所詢之不知其移徑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東溺淮死詢之得至時

### 世祖已即位以為積弩將軍

殷孝祖為寧朔將軍督兖州諸軍事兖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法參軍葛僧韶建議御命徵孝祖入朝帝遣之僧韶至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乘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

齊張敬兒宋末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違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殊可念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當

下襲江陵遂破之送首京師

李安民初為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左將軍加給事中

王玄邈為宋輔國將軍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為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為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蕭坦之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曰明帝取

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着禪跣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增邑千戶

荀伯玉太祖時為輔國將軍世祖在東宮任左右張景真多僭侈世祖拜陵還景真曰服乘畫舫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顧死敵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鷲東迎具白帝怒之意世祖夜歸帝亦淳門齋待之二更盡方入宮

帝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勅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景真殺之

張冲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亭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勅僧寄留守魯山徐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山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及濟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

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率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劉陳虎牙等三十軍接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漬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之糧軍人於磯頭網魚供食密治輕舡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冲故史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即君但當端

坐畫一以荷折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  
諸人之計非為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  
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  
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山北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隋  
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并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  
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以滅洪之被為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一

監本大字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二

將帥部三十三

忠弟三

梁馬仙琕為齊寧朔將軍務州刺史時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  
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仙琕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  
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  
兵歸罪

霍俊為軍主時侯景渡江俊與邵陵王綸同為賊所敗俊見獲  
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邵陵偽許之乃曰軍小失利正為糧盡  
還京口王在俊為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力皆毆其髀俊色  
不變賊義而捨之

揚公則領白馬戍主為氐賊李烏奴所攻陷公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公事則偽許而圖之謀洩單馬逃歸宋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高帝下詔褒美後為中護軍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自猶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俛倪辭事裹屍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

蔡道恭為司州刺史平北將軍天監三年魏軍圍司州道恭拒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灵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遊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

裴之橫為直閣將軍侯景亂出為仲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拔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太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

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太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說衆與  
凡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

江子一為戎昭將軍時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  
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挑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  
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  
啓簡文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民請與其  
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  
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  
引赴賊並見害

張嶷為吳興太守大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嶷遣弟伊率郡兵數  
千人赴援三年京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嶷往見而謂

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  
據此郡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議亦無恨浚曰鄙郡  
雖杖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嶷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  
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塘聞之遣板授嶷征東將軍加喪中二千  
石嶷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  
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嶷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  
加爵賞嶷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椎等帥兵於鯉瀆逆擊之破  
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  
萬人助神茂以擊嶷嶷遣軍主范智即出郡西拒戰為茂所敗  
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分嶷乃釋戎服坐於廳事  
賊臨之以刃終不為屈乃執嶷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

遇害者十餘人

徐文勝為持節度寧州刺史太清中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加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

柳仲禮為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反仲禮率衡州刺史常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

羊鸚仁為北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既背盟鸚仁乃向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鸚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効以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畧所害臨死以報効不終因而泣下

常粲為安遠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為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湘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宣在前中流計任重應接不可闕鎮今且張聲勢移溘城行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

二千人隨粲粲悉流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  
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  
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  
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也  
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粲合運進  
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  
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  
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  
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其伯若論位次  
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論今日形  
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俱隆

豈應復挾私情以阻大計粲請為諸軍解釋之單舸至之高營  
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  
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予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  
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  
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  
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  
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  
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  
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殉  
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策迫近淮渚  
欲糧儲船乘尽就泊之北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

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裔師助粲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  
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晚未合景登  
禪靈寺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  
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裔以水軍截其後裔畏  
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宮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  
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驚構從弟昂皆戰  
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大宗聞之流涕  
曰社稷所寄唯在常公如可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  
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驚構及尼皆中書郎昂負外  
散騎常侍

羊侃為都官尚書侯景反逼城侃親拒之景遣儀同傅士哲呼

侃與語曰候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  
大臣宜啓朝廷侃曰候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  
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衆至王城之下虜馬  
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  
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候王早自為所士  
哲又曰候王事君盡節不為朝廷所知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  
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暉上聰明獻哲無幽不  
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偽說且候王親舉白刃  
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此日久挹  
下風願去戎服等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陳沈恪仕梁為宣猛將軍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

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辭因衛梁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不忍見計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遣

章昭達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廢帝即位遷侍中華皎之反也其移書文檄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韓子高初文帝出守吳興子高事帝恭謹帝甚寵愛之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嚴寺張彪自剗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暗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閣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上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

侯安都為鎮西將軍討余孝勵還軍至南皖而高祖終安都隨文帝還朝仍與群臣定議安都翼奉文帝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故未肯不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坐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為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程靈洗為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

心待之

魯廣達為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皆涕泣歔歔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遺疾不治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瓜牙背義介胄無良獨標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無事何忘

王猛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言並隸猛督府各覲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知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

後衛劉潔道武時為會稽公與永安侯魏勒率衆三千人屯于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勒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西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馬騎斷截山嶺邀繫繫失馬登山力戰矢刃但尽為胡所執送詣屈馬繫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馬壯而釋之後得還國

崔玄伯為周兵將軍時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

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聞以不受紹賜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叔孫俊年十五以便弓馬為獵郎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以俊為爪牙明元即位命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及朱提王悅將為大逆俊覺悅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

段進大武初為日道守節蠕蠕大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大武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陳壯建以善射擢為內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大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大武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

數人身被十餘瘡大武壯之賜戶二千

盧魯元為散騎常侍右將軍從征赫連昌大武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大武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

劉居為振武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餘於東廟祕之唯居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居曰若亦今欲立誰愛曰侍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居惧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原賀賀時與居俱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害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候嚴兵守衛居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居馳東廟大呼曰宗

愛殺南安王大遂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  
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候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  
於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左為內行長進爵建昌候遷散騎常侍  
安南將軍

源賀為征西將軍南安王餘之為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  
邊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左劉馳  
詣苑中奉迎文成賀守禁中為之內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  
至賀乃開門文成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後遷大尉獻文將  
傳位于京兆王子雅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既  
至乃命公鄉議之賀正色因之執不可言詔賀持節奉皇帝玺以  
授孝文

崔僧淵為顯武將軍討海賊於黃郭大破之齊明帝乃遣其族  
兄慧景遺僧淵書曰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  
之為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  
碑三墳之微尺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鬱炳猶夫子牆  
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迂虛荒兆變帝基惟新中  
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廢物象再化之始分氏定族列  
甲乙之科班官命壽清九流之貫禮裕之叙粲然後具河洛之  
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  
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強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  
且大人之出本無所在况從暉繼聖至天子孫者手暉上諸弟  
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疎遍在天下所稱稍

竭殊為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効勇於疆場若論事勢此為實矣計彼王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早暴遐迹况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声先師以為鄙君子以為悔此則事因仗殫自免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士如弟之徒誰不瞻望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尊美範以資一生令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不過孝於親入朝不過忠於君主寸之於兄息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建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為非孝也耶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為忠乎至於講武事疆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群情背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郎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蒙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决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必之加望矣今執志不寢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錢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尽郎墨營造器甲必尽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仲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實不用若不早圖况枉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第中於北京身羅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為幸北蒙清舉超進非一大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為異猶昔情不移也况於今日哉如兄之悔如弟之規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運也

劉渴侯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矚目  
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  
賜絹千匹穀千斛

嚴季為軍校尉與劉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  
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鄧翼為河間相羗符堅車騎將軍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為後將  
軍冀州刺史真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  
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  
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  
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

長孫道生為司徒侍中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

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今強寇遊  
魂漢北吾豈可安坐華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宅

長孫稚為平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時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  
以稚為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灵太后勞之曰卿赤源如此  
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吞曰有死而已敢不自力其子彥  
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位大臣  
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崔楷為後將軍殷州刺史時各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  
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番家口單身赴職楷曰貪人之祿  
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其誰有固  
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减小弱以避之乃遣

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  
即君小未勝兵番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  
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為以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置吾  
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為吾心不田虧忠全愛臧獲  
恥之况吾荷國重寄手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  
賊來攻相率力抗拒強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厲之莫不爭奮咸  
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  
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長子士元假征虜將軍防城都  
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歎焉贈  
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杜顓孝明時為征西將軍行岐州事肅宗寶寅起逆顓據州不從  
還除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勲封平陽縣開國伯邑  
五百戶

晁清為梁城將梁武攻圍益糧城陷清抗節不屈為敵所殺贈  
樂陵大守謚曰忠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為三城戍主梁武帝攻圍力窮知不可全  
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吳等俱以不出  
被害孝明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  
國子贈洛州刺史

田益宗為安南將軍時白早生反於豫州自洛口已南郢豫二  
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梁武帝招益宗以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郢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

守節不移鄧瑒尅平益宗之力也

胡小虎少有武氣孝明時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郗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劔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劔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疆盛北救不來豈若歸順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檄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歐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鄭先護為前將軍廣州刺史後元顥入洛在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尚書令臨淮王彧率眾討之先護出城拒戰在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廣襄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

高諒為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為法僧所害

楊侃為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以本官假撫將軍為都督率眾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在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鄉蕃寄移任此者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鄉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叙從行功臣自城陽王徽已

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  
人义乃見許

賈智為允從僕射梁將夏候彞攻郢州以智為龍驤將軍別將  
討之至則彞退智乃入城及刺史元顥達以城降於梁智勒城  
人不欲叛者為顥達交戰相率歸關智為東中郎將及爾朱榮  
刺州刺史智顥爾朱仲遠赴彭城爾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  
向洛智不從遂擁兵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在帝聞而  
善之因鎮徐州晉泰初還洛州仲遠忿其平背議欲殺之智兄  
顥度先為尔朱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

賈思同為平南將軍襄州刺史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  
史鄭先護並不降在帝還宮封莒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  
軍將軍

羊深為二兗行臺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  
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於梁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  
慨然流涕斬侃使人並書表聞在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  
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  
毀于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二聞弟猖勃自効請罪此之丹款  
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  
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勅乃歸京師除名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孝在  
初河間邢果率河北流民拾餘萬眾攻逼州郡刺史元暕憂不  
自安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廻寓居齊土與果

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社不移愛欲受教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抗言曰元顥受之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讐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臣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暹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賀拔勝初為廣陽王淵懷內軍主歸介朱榮為積射將軍累迁武衛將軍尔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恬等赴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恬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他計恬乃止及世隆夜走遂不從在帝嘉之

宇文顥和孝武時為冠軍將軍閔內都督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顥和曰天下汹汹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閔之策帝以顥和母老家累又多令豫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豫為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遷朱衣直閣閣內大都督

楊昱為南道都督時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為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殷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

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  
樓上馭吏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井心否卿負  
我非我負卿也昱荅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止慮亂兵  
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黃泉求乞小第一命便死不  
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  
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  
求殺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  
為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  
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剖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  
除昱名為民

北齊高翼仕魏為東冀州刺史鎮東將軍時爾朱榮弒莊帝翼  
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隳危人神憤  
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  
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

平鑒仕魏孝昌末為爾朱榮撫軍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網中弛  
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猖披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  
筠耶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高季式仕魏為衛將軍充象中西寇大至孝文親率三軍以禦  
之陣於北邙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絕人情騷  
動謂世事難知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  
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為生死也季式曰吾  
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

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

高寶寧後主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黃龍兵寶寧率驍銳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以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勅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為丞相史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澶河知周將宇文神舉以屠范陽還據黃龍竟不臣周

王綝在梁為相州刺史時陳武帝受禪於建業遣將候安都周文育等討琳為琳所破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在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子齊請納在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駟駮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慈游詮之等齎玺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在慕梁祚於鄴州在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為陳將所敗乃與在同時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舍肥鳩集義兵更圖進取琳乃繕戰艦分遣招募淮滄楚皆願戮弋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洩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玺書令鎮壽陽其

部下將師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秦兼給驍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會陳將吳明徹夾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大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號哭至酹尽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鮮于世榮後主時累迁領軍大將軍周武來伐送馬礪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及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宗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藝以朝危政亂每竊歎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歎惜

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為右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又聞宜加榮褒授開府儀同大將軍

雷顛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顛和禁其

子而不受間鄴城敗乃降比干苟生為儀同鎮南兗州周武破  
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庫狄士文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  
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莫多敬婁顯為鎮軍將軍從後主于平陽敗歸并州與唐邑等  
惟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群臣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  
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閭闔門外責其  
不留平陽也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二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三

將帥部三十四

忠第四

後周陽標仕魏孝莊時為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帝欲往  
晉陽就余朱榮詔標率其宗人收船馬渚標未至帝已北度大  
行標遂匿所收不以資敵其宗人收船馬渚標乃具船  
以濟王師

楊寬仕魏為通直散騎常侍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寬  
與大宰元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為  
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為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天門  
穆駐馬園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

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寬答曰僕兄既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為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弥敬重之孝莊及正拜中軍將軍余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大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大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走寬追至河內俄而余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臯奔梁至建業聞孝莊遇弒寬發哀盡誠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禮送還朝

獨孤信任後魏荊州刺史為東魏教曹侯景所逼南奔于梁居三載梁武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深義之為武衛將軍孝武帝雅相委仕及孝武西迁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瘳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遠識忠臣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嚼浮陽公後為秦州刺史有自東魏來者告其父母凶問乃發喪行服

裴俠魏孝武時為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榮陽鄭備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

今孤整仕魏孝武時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盪寇將軍

及鄧彥竊據瓜州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穉等密應使者申徽  
執彥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為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  
史成慶與涼州刺史于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  
復害郡守郭四以郡應保整今所親說保今用整為將幾不濟  
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疑也遂令整至玉關  
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  
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未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為刺史  
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  
務在除凶若其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  
道義行州事一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  
守封襄武縣男文帝謂整曰卿早建殊勲今官位未足酬賞方

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為瓜州羨首整以國難未寧

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余人入朝隨軍征討文帝常謂

整曰卿遠祖立忠而未可謂世濟其美者也

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所

屈其子避地河右地帝稱之

裴寬西魏大統中為征虜將軍與東魏將彭樂相戰於新城因

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裴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

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必使卿富貴閨中貧狹何足

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其禮寬乃裁所卧氈夜縱

緹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

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

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授帥都督

李廣為大將軍洮口之役華皎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高琳為衛將軍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時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瘡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蔡柘字承先為平東將軍從大祖戰於河橋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佑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縫遂圍之十餘重為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未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日取汝頭自當封公豈假賊之官號也戰數合敵乃稍却祐徐引退

李穆為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大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逆大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反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扶大祖因罵曰尔曹主何在尔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大祖遂得俱免是日徵穆大祖已不濟矣自是恩賜更隆大祖美其忠節乃歎曰人之所貴惟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為報也

寶熾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為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明帝不許後為雍州牧權行洛州鎮事後入朝屬隋文帝初為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踐時人高其節

柳檜為撫軍將軍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等圍檜即力屈誠陷為賊所獲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繪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宝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寔遂害之棄屍水中人皆為之流涕衆宝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社叔毗為車騎大將軍從衛國公直南討軍敗為陝人所擒陳人將降之叔毗辞色不撓遂被害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菓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辞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披而棄之思政守潁川東魏大尉高

岳等率兵來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相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推水便滿夜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令力屈道窮計無所出當效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涌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率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深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

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揚敷宇文衍為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戰敗為齊段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為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尉遲綱為前將軍大祖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綱勵將士盡心翊衛

王軌為上大將軍高祖遣宣帝征吐谷渾軌與宇文文化伯從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於宣帝二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為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梃帝除譯等名仍加楚宣帝因此大啣之軌又嘗與小內使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元不克負荷弼深以為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臣暗昧

不足以論是非陛下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弼此每對臣深以此事為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跪對曰皇大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得聞此言既退軌謂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軌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尽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為然但漢王次長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為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強寇欲為身計易同反掌但忠

義之節不可虧違况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正可於此待死義不為他計異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

尉遲迥為相州總管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夙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魏安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鄭公高孝寬代之為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侯政破六汗襲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為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襲乃集文武士度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咸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曝於行路吾居將相於國男生同休共戚義由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

糾合義勇安國庇人以忠臣節卿等以為何如於是衆咸從合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于時趙王昭已入朝留小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為青州總管亦從迥迥令管相衛黎屯洛具趙蕘瀛滄動所統青膠先莒諸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宇文胄甲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安厥南連陳人以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高孝寬為元帥傳率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穎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里麾軍小却欲侍教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却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陳

於城南迫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黃龍兵勒衆五萬自青  
州赴迫以三千騎先到迫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  
千兵皆關中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却中士女觀者如  
堵高穎與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迫大敗遂入鄴  
迫走保北城李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迫上  
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子博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皆斬之迫自  
起兵至敗凡八日唐武得中迫從孫庫部負外郎耆福上表請  
改葬朝廷以迫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崔弘度為大將軍尉遲迥  
及弘度以行軍總管從帝  
孝寬討之所當無不被麻弘度殊先迥尉遲迥子博及破鄴城  
迫倉迫登樓弘度直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乃謂迥曰置  
日各圖國士不暇得顧私事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置弓  
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領弟弘舟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  
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致罵言由是隆爵一  
等為武卿郡公

司馬消難為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  
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為心腹殺總管長  
史侯莫陳果印州刺史蔡澤等四十余人所管邛隨溫應士順  
沔環岳九州魯山甌山沘陽應城平靖武陽上名湏水八鎮並  
從使其子冰質于陳以救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  
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于陳  
王謙為益州總管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  
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興復遂舉兵署官司  
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眉資普十八州及  
嘉渝臨渠蓬隆通具武康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弗虔益  
州刺史達奚善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壞為謙畫三

策曰公親率精銳真至散關蜀人知有勤王之節必各思效命  
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劔南發兵自衛  
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梁虜  
為行軍元帥便發利鳳又秦成諸州兵討之達奚甚蓋弗度等  
衆十萬攻利州聞蒼至衆潰薜棄其輜縱兵深入甚度密使詣  
薜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以藉  
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  
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薜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  
戰又以甚度之子為左右將行數十里軍皆叛以二十騎奔新  
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甚度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  
之阿史那壞亦誅

隋庫狄士文初仕齊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  
周師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  
高穎仕周為下大夫拜開府高祖得政為相府司錄尉遲迥起  
兵高祖命穎為監軍穎受命便發遣人辭母曰忠孝不可兩兼  
歔歔就路

周羅暉初仕陳為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至德中江州司馬吳  
世興密奏羅暉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  
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知者或勸其反羅暉拒絕之

李崇為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為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  
轉戰十余日兵士多死遂保干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  
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

突厥畏之厚為其備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  
亡略尽遲明奔還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  
欲降之遣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持節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  
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  
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  
人賊亂射之卒於陣

堯君素大業末為鷹擊即將從騎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高祖  
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  
義師遣將呂紹宗常義節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  
素見通歎歎流涕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噎通亦泣下霑襟因  
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享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

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瓜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  
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柰何不思報效以至  
於此縱不能遠慙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  
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猶未屈何用多言  
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  
其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  
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  
監門直閣龐王武衛將軍皇逋無送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  
下為陳利害唐高祖乃賜金小幼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  
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  
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

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常不歎歎常謂將士  
曰吾是藩邨舊臣累蒙獎擢於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  
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  
諸也時百姓若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  
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  
絕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張季  
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未為鷹擊即將其府據其山為固與洛  
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  
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  
絕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糧用盡樵  
蘇無所得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巡之一無離叛糧盡士  
卒羸病不能拒戰城遂陷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  
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

未護兒為右翊衛大將軍伐遼出滄海道師次東楊會楊玄感  
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  
咸以無勅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  
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  
干諸人也有沮義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  
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  
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勅  
公之曰君臣意合遠同符契裊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大常非  
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閩鄉斬平之

唐屈突通初仕隋大業中為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為關內討捕大使及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伐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濟河大破通將桑顛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為義師所尅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為劉文靜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顛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顛和從兵破二柵唯文靜一柵獨在顛和兵復入柵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靜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顛和以兵疲傳噉而食文靜因得分兵以實二柵又有遊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柵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顛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眾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主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其摩其頸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遂命斬之通聞京師已平家屬盡沒乃留顛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如洛陽通進路而顛和降於劉文靜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顛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以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顛和呼其眾曰京師陷矣汝並閩西人欲何所去眾皆釋仗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脫和通泣對曰通不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相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李藝初仕隋為武賁即將煬帝令督運於北平大業末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呼藝藝斬其使者而為煬帝發喪

劉世讓為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為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給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趨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偽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天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屯高墪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為賊所獲獄中聞孤獨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達懷恩之宮聞難驚曰

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愛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璠先使在藩可汗令元璠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柰何為夷狄作說客即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璠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汪州薛仁果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垂陷者數天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果復圍汪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衆十萬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

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在城邊埋脚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愈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流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

王行敏為屯衛將軍武德三年為潞州刺史進攻竇建德之師於涉縣其後督兵徇燕趙會劉黑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既而憇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為闥所擒竟不拜闥斬之臨死西向言曰行敏大唐忠臣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左難當宣州人也武德中為柱國猷池徽三州總管及輔公祐反遣使誘之難當斬其使者以聞仍率兵據赤石城公祐怒發衆數萬攻之不克而還及公祐平高祖嘉其誠效拜宣州都督

進位上柱國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戶

盛彥師為宋州總管徐圓郎反彥師為安撫大使因戰沒於賊圓郎令彥師作書誘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禽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待老母勿以吾為念圓郎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郎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姜宝誼武德貳年為右武侯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宝誼為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宝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宝議後謀背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心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張善相為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充攻伊州善相被圍糧盡  
援兵不至城中餓死者日數百人善相自知必敗謂寮吏曰善  
相荷國厚恩要當致命諸公無同為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諸  
公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尋西城陷賊執善相送於世  
充善相辭色不撓世充怒令斬之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  
聞而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為襄城郡公

羅士信武德五年為新安道行軍總管守洛水城為劉黑闥所  
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因斬之大守聞而傷  
借購得其尸而葬之

契苾何力鐵勒特勤子也特勤死貞觀初隨其母率衆內附大  
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之境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十四年為  
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  
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陀  
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  
恩任我又重何忽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  
顧不行何力曰忠孝不並我弟沙門足得待養我終不能去也  
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致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披佩  
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照我心  
又割左耳以盟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為其妻所拏而止  
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  
入延陀詐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寵孝恭為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恭為沃沮道總管時

孝泰率領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之上高麗蓋蘇文益兵迎擊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叔之營孝泰曰我伏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又我將鄉里子弟五千余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耶賊內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遂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之

杜孝昇為扶州臨河鎮將儀鳳二年吐蕃寇臨河孝昇升城樓以拒賊力屈為賊所執令孝昇送書與松州都督武君寂以邀其降孝昇不從又虜其妻子為質孝昇身遭六創竟不從俄而賊衆捨孝昇而退孝昇又率萬衆拒守詔授孝昇游擊將軍以旌其忠烈仍賜物二百段孝昇俄以創甚去賊詔令給祿終身成三郎為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為前鋒軍至高郵為賊所陷擒送江都賊黨唐之奇詐告其徒曰此是賊將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至四面合圍我死妻子受榮你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賊遂害之

許欽寂萬歲通天元年為夔州都督府長史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與契丹戰敗被擒賊將圍安東令欽寂屬城未下有安東都護裴宣理時在城中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屬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帝聞而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侯令迎其喪柩以禮改葬

薛訥大將軍仁貴子也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子

使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  
因奏曰醜虜憑陵以廬陵為辭今雖有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  
此命不易則強賊自然疑伏則天深然其言

程千里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安祿山反以千里宿將將詔往河  
東除上黨郡長史守上黨賊將蔡希德數圍逼上黨希德數以  
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  
橋橋壞墜沉中為賊所執仰首告將士曰非戰之過天命不祐  
遂至於此公等為吾報城中將士善守之城不可下遂被卻送  
東京見安慶緒慶緒舍之

劉客奴幽州昌平人為平盧軍遊便使其性忠謹為軍人所信  
天寶末范陽平盧河東節三節度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  
常清為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以大  
原尹王承業為河東節度安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  
暉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使護保定軍使馬  
靈登以自立功祿山遂偽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  
諸將同謀襲殺知誨仍遣使與安東將軍王立志遙相應授馳  
以奏聞杜鴻漸為朔方留後之度副使天寶末肅宗北幸至平  
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漪支度  
判官盧簡閑內監池判官李誣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沒主  
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  
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迎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  
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

稷之耻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  
漸即日草檄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軍物之數  
令李渙齎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  
頃近謁目勞諸使及兵使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  
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內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侍制命其中  
雖為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  
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李栖筠為封常清安西行軍司馬玄宗幸蜀肅宗與復於靈武  
徵兵於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所栖筠感以臣子大  
義是皆有忘家死難之志尅復兩京迂殿中侍御史李嗣業為  
安西高先芝將以功授標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

肅宗在靈武詔追嗣業赴行在所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至鳳翔  
謁見帝是時方欲大舉收復二京帝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  
之濟否實在卿也

馬璘為左金吾負外將軍戍安西至德初聞王室多難乃統甲  
士三千自二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陣陝郊戰河陽  
皆有殊效

張子卿為閩中節度王思禮將至德二年與將士四千余人割  
耳為盟請為父子軍為國討賊

張元軌為特進至德二年與焦知廉副將衛如璧及所領武士  
五百人相與盟咸截左耳誓雪國讎

令狐彰初為安祿山將史思明偽署滑州刺史令統兵戍滑臺

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  
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乘夜涉河達表萬定請以所管兵馬及  
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自祿山構逆為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  
肅宗得彰表悅賜書慰勞尋為思明將所攻兵敗潰圍而出隨  
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尋拜滑毫魏博六州節度使大曆中大  
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今西向二千餘  
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踞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  
閭里不犯秋毫八年卒臨終手疏辭表誠子以忠孝守節表曰  
臣男建等性不為非行亦近道今勒歸東都私弟使他年為臣  
報國下慰幽魂臨歿昏亂伏哀咽帝覽表嗟悼久之

張孝忠肅宗上元中為李宝臣易州刺史及宝臣死其子惟岳  
阻兵不受徵朝廷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滔以孝忠宿將慮  
軍兵則撓其境乃使判官蔡惟岳說孝忠孝忠然之與滔合兵攻  
惟岳後王武俊斬惟岳首以獻定州刺史楊正義以州降遂有  
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鎮州康日  
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鎮州孝忠既降正  
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兵部尚書為義武軍  
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田悅等相扇反逆競以利  
啗邀之為亂孝忠孤軍四面受敵脩浚壕壘感勵士卒竟不為  
群兇焚惑

郭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中官魚朝恩害子儀之功因事媒  
孽之尋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心

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後復為副元帥出鎮絳州將行南  
宗大慚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  
下目不瞑乃引至卧内子儀嗚咽流涕而出子儀性忠信事上  
盡誠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  
倖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疆兵或臨戎敵詔命  
徵之未嘗不即日而祇召故讒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  
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  
危急廻顧亦遇天幸竟免禍難

劉昌初為宋州衙門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反刺史李僧惠將  
受靈曜牽至昌密遣僧神表潛說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  
順僧惠感之仍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曜左翼汴

### 州遂平

薛平父嵩大曆中為昭義節度平年二十為磁州刺史嵩卒軍  
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務平偽許之讓於伯父萇一夕  
以表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

張仵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洺州田悅攻之仵度兵不出戰賊不  
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仵知事不濟無以  
勸士多悉召將命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仵之  
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償獨此女未嫁人願出賣之為將士一  
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  
馬燧以大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仵乘勢出  
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馬燧為河東節度博魏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三年前殿中丞李  
雲端與其黨袁討單起俊李誠信莫信等以京師若早及又借商  
戶錢人心大擾乃扇飛語云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逃南山為群盜  
以搖人心將作亂雲端等與燧子暢善乃令其黨溫靖齎暢書  
與燧陳利害令旋師燧執靖奏其狀令兄炫引暢請罪帝以暢  
大臣子方委燧以靖難不竟其事敕炫就帝仗三十遣補雲端  
等鞠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馮河清初隸汪原節度充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合言奉  
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况知  
州事及合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帝幸奏天河清與况聞之乃集  
三軍大哭因其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  
械車百餘輛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倉遑之際  
都無戎器及汪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廢其誠效拜四鎮北  
庭行軍汪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姚况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  
俄又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朱泚及姚合言累遣間牒詔誘  
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亮黨  
害河清尋贈尚書左僕射葬事官給

李澄建中初為永平軍節度李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  
史四年冬季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  
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  
融間道齎表達於奉天帝嘉之乃以白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  
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乃集州兵嚴

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且虞其變也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赴援澄率其衆至石柱潛令縱火焚營而偽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希烈不能詰烏無何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會中使薛盈珣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澄乃乘勢力焚賊旗節誓衆歸國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遂帥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怯懼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球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門入洽已豫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澄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疑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芘遣其將雍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怒急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校右僕射義成軍鄭滑計等州節度使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李希烈既破梁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單騎任行至則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熊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門境所有而去

嚴震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廷光宋瑗等齎書帛誘結震震集衆斬庭光等仍發兵出界至墊屋已未守禦賊竟不能為

害車駕入駱谷具無驚擾

陽惠元為神策京西兵馬使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圖明年二月懷光既圖叛逆惠元義不受汙脫身奔竄至奉天為懷光追騎所害

朱忠亮初仕薛嵩為將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赴奉天德宗嘉之

李觀為右龍武將軍建中末汪帥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衆烈之通衢整肅鞞鼓城內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及李懷光叛駕出奉上幸山南觀與令狐建李昇常清等咸執羈勒周旋艱險皆著功劳

張韶為李懷光兵馬使建中末懷光為朔方節度使擊田悅於魏州聞德宗行晝夜奔難先數日遣韶奉奏至城下遇朱泚驅百姓填壘韶在衆中伺隙盜稍息乃呼曰我李懷光使也守陴者初未信結曰懷光使可與賊戮力韶曰不知是何由至此乃縋而上之得懷光表尅期至城韶令令皐韶徇四隅歡聲動地賊徒疑懼聞懷光軍至釀泉遂解圍走投京城

薛仵為汾陽王郭子儀麾下諸將建中末從左僕射李揆使西番未泚之難昆夷赴義仵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賈耽建中末為山東道節度使時德宗幸梁州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奉表陳事既復命方大宴會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為節度而召耽為工部尚書耽以狀內懷中宴飲不改及罷乃告澤

冊府元龜  
曰召已行軍為節度使耽今即發目告將吏使謁澤其大將張  
猷甫白耽曰天子巡行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自謀節  
度僭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盡軍中皆不伏請殺之耽曰  
公是何言天子有命即為節度使天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  
即日上道以猷甫自隨軍乃安

李抱真建中末為昭義軍節度與李懷光等同討田悅時悅窘  
蹙未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馬燧等退次魏縣德宗  
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  
李光弼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汚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暉  
州無何帝行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擾攘傾潰之  
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

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二



编码错误

应“卷374”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柒十三

將軍部 三十五

忠第五

唐戴休顏為益州刺史奉天之難休顏以所部蕃漢三千號泣  
赴難及車駕再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  
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汪陽夜遁尋  
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

韓游環為李懷光部將掌兵在奉天懷光反於河中乃與游環  
書約令為變游環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游環復奏間數  
日懷光又使趣游環為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  
連和車駕當避由是帝據幸梁州游環退於邠寧殺懷光留後

張昺以邠州從順正授邠寧節度使楊懷賓楊朝晟父朝晟為  
為李懷光左相兵馬使懷光及於河中朝盛被脅在軍德宗幸  
梁洋游環退於邠寧懷光以嘗在邠寧迫制如城以賊黨張玠  
在邠州搃後務玠懼玠作乃大索軍資懲卒乘約明潛歸於懷  
光時懷賓為游環將夜後以數十騎斬玠及同謀者游環即日  
使懷賓奉表奏聞帝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聞誅至河中朝晟  
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力功于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  
遂擊之及諸軍進圍河中韓游環營於長春宮懷賓身當戰伐  
懷光平帝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為游環都虞候  
時父子同車皆為開府賓客御史中丞丞異姓王  
李晟為神策軍兵馬使討朱滔於范陽德宗居奉天詔晟赴難

晟聞命西向而哭趨軍將行時義武軍間于朱滔王武俊倚晟  
為重不欲晟去數為計以沮止晟軍晟為將吏曰天子播越于  
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  
為質選良馬以滔其意乃雷子憑以為婚義武軍有大將張孝  
忠甚信之因謁於晟晟乃解玉佩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  
為別因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  
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  
李懷光叛德宗再行涼州晟大將張少引自行在傳口詔授晟  
左僕射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為  
天下本若加扈蹕誰復京師乃浚隍壁繕兵粟馬以誅泚興復  
為已後渾瑊部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檢校右僕射兼河

中晉絳五州節度觀察使尋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益實封三百  
戶又兼京兆尹畿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招討使晟受詔流  
涕因上表請帝駐蹕梁州安億兆之心圖剪滅之勢黨陛下規  
小捨大作都岷峨人心少去武力謀臣無復施矢晟之鎮鳳翔  
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  
僕所慕之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縉紳儒者之事非勲德所宜  
晟欽客曰行軍失言傳稱和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  
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  
者乎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晟後罷兵權朝謁之外  
罕所過從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為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  
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大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所  
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早圖之晟怒  
曰爾安得不詳之言據執瓊以聞

王虔休本名延貴貞元中為澤潞都虞候節度使李抱真卒裨  
軍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審於衆曰軍  
州是天子軍州將師關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出異意軍中服從  
其言由是竟免潰亂

程白華少為易定張孝忠牙將孝忠令知滄州事幽州朱滔合  
鎮冀王武俊謀叛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遊說又加兵攻圍  
曰華俱不聽從棄城自固久之德宗深加之拜曰華滄州刺史  
韓引貞元中代劉全諒為汴州節度使先是陳許節度使曲還  
卒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將併有其地遂以兵寇許州求援於全

諒全諒館其使會全諒卒引初受寵命喜而效順即斬其使以  
聞發兵三千助禁軍以討少誠

張奉國本名子良貞元末為徐州兵馬使張愔之難子良以其  
衆千餘奔浙西圍練使王緯表加兼御史中丞仍厚撫其軍士  
牙門右職子良必兼歷焉元和二年秋節度使李絳叛遣子良  
以兵參千收宣州子良乃與騎甥裴行立其大將田少卿李奉  
先等密約圖錡反戈圍城大呼錡計窮繼下生致闕庭子良殺  
其餘黨遂平浙右憲宗追赴京師親自褒慰擢為右金吾將軍  
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賜弟至良田

劉澶真元末為隴右經略使暨順宗寢疾傳位于憲宗稱大上  
皇有山人羅令則自京師詣澶妄構異說凡教百言皆廢立之  
事且矯大上皇詔請兵于澶澶立命擊之鞠得奸狀令則文云  
某之黨多矣十月德宗山陵約此時伺便而動澶械令則繹表  
上聞詔付禁軍按問與其黨皆伏死澶復請自領兵護駕以備  
非常詔不許遣中使以名馬金玉繒錦賜之復錄其功号其軍  
額曰保義

范希朝為鎮武節度使貞元末累表請修覲時節將不以他故  
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  
吾衛大將軍

劉濟為幽州節度使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惟濟最務  
恭順朝敵相繼元和四年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獸率先以  
前軍破擊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敵逆將於闕優詔褒

之又為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

張茂昭為義武軍節度使元和四年至承宗叛詔河東節度帥師洎河中張武備師與茂昭合軍是為北道茂昭創廐置開道路待軍俄屬正月之望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後三夜不止行不闔里門今外道兵馬至請如軍令茂昭曰河東等三道官軍也焉得言外道也一如舊例自祿山之亂兩河繼為阻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闕以首率等夷隣封遊說者萬端而其志堅決累上疏求代帝許之命左庶子任迪簡為其行軍司馬乘馬赴之即以三郡之簿書管鑰符印全付迪簡遣其妻子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為將代之戒曰爾曹將士親出易定後之子孫不為風俗所染吾无恨矣時五年冬也道拜檢校大慰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隄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田弘正初名吳為魏博衙門兵馬使及田委安病駕其子懷諫幼駿乃召吳署以舊職季安卒懷諫委家僮將士則改易軍政人情不悅咸曰都知兵馬使田吳可為吾師也衙兵數千人詣吳私第陳請吳拒門不出衆呼謀不已吳出環而拜請入府署吳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吳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君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吳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親事殺將士則十數人而已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以為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弘正既授節鉞乃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定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為不子臣為不臣覆

載莫可得而容齒其所宜共殛者也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  
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曰宗族早列偏裨空馳  
戎馬之鄉不度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常思奮不顧生  
以身殉國無由上達私自敢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艱故白刃  
之下謬見惟崇天慈遽臨免書罪戾朝章存及仍委旌旄錫封  
壤於金藩列班榮於八座君父之恩以極絳臺之效未申所以  
覩厚知羞低迴自愧足知功勞所著必俟危亂之時徵倖之未  
却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冒寵為憂仗以自天寶以還幽陵肇  
禍山東輿壤悉化戎墟雖外一車書而內懷梟獍官封代襲刑  
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當食忘味若銷假  
天軍得奉神筭兼弱攻昧批吭擣虛竭鷹犬之資展擒獲之  
用導陽和氣洗滌偽風然後退歸立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  
下寮臣又臣每在軍中多居偏鎮每遇奇計心實親之有布衣  
崔權結第王屋但茹松柏不雜風塵與臣周旋頗有年歲自臣  
受命惠然肯來臣遂請攝節度參謀俾之奏事臣冒襟所畜書  
不尽言實異因人紓其積憤臣不勝感恩戴荷懇苦之至謹差  
攝節度參謀王屋山人臣崔惟謹奉表陳奏以聞憲宗優詔褒  
美先是河北不申吏員具乃奏管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內  
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官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擬從之  
烏重裔為潞州諸將會盧從史奉詔討賊嘗懷異志潛與王承  
宗通連吐突承璀以神策軍行營與從史對壘將圖之重裔知  
其謀竟縛從使於帳下時重裔賊搃牙門是日戒嚴其軍莫敢

動者事聞朝廷權重裔自都將兼州左司馬拜懷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河陽三城節度

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元和中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  
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連破賊衆韓引為汴師驕矜屈強  
常以倚賊勢素朝廷姑息且惡諸將士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  
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弦管六博之藝飾之以  
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異光顏一見悅  
惑怠而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德公  
私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俟命光顏曰今  
日已暮明旦納焉誥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  
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

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  
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令戰率數萬皆背  
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  
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  
上而迴乃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  
無二矣自此兵衆之心弥加激勵

李吉甫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  
害皆密疏論列

嚴綬為河東節度使元和年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判命綬表  
請出師討伐悉選精銳付其將李光顏討賊

李鄠元和中為懷南節度使及王師征淮夷鄠寇李師道表裏

相援鄜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壓賊境自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

李夷簡元和中為襄陽節度使先是貞元中淮西阻兵詔以漢西實當控壓遂移江西兵五百人戍襄陽調給仰於度支其後逃亡且盡而歲請不減夷簡謂人曰以誠事君當在無隱循自專利孰云不欺以其事上聞歸之于有司

王承元成德軍節度使承宗之弟元和中承宗奏承元兼監察充鎮冀深趙觀察使元年未及觀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手李師道十五年承宗卒未發喪大將謀取師於旁郡侍參謀崔遂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

田布長慶元年為涇原節度使其秋鎮州兵亂布父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庭湊之亂具以魏州田氏旧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為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里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視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旧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頒齎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為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已麾下必能輸竭故尽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之冀州南宮縣十一月進軍下柵二賊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鬪志憲誠故常懷二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市軍與李光顏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憲誠所有

有拔兵八千以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為師而將士卒益驕情皆曰尚書能行河朔旧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為用歎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思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光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灵抽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謝國家心志决烈得燕趙之古風云

牛元翼本趙人代為鎮州將校王承宗叛命之際元翼常為謀主數將兵扈王師後王庭湊殺田弘正朝廷以元翼本與庭湊等列遂用為節度時元翼在深州為庭湊所圍轉急後而數騎

人監軍有事盡與議也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諸將曰公不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少且使領事承元欲忠孝於國以承先志諸公能從之手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大小必參於監軍密疏請帥詔授檢校工部尚書鄭滑節度觀察使時隣境或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听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齎詔至宣朝廷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耆於館中復召諸將坐語諸將益號泣喧譁承元曰諸公以先人之德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奉詔遲留不去耶罪矣前者李師道未破時議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他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復欲為師道之事乎敢以拜請遂拜耆將諸將皆泣涕不能對承元乃尽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

酌其勤者擢之十將李寂等數十人固留承元承元斬寂等軍中殆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使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因為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亦皆擢用未幾改鄜坊丹延節度觀察等使便道請覲穆宗深器之數召顧問又改授鳳翔隴州節度觀察等使

劉總元和中為幽州節度使總累代據有燕薊軍中食其恩而未嘗承朝廷命長慶元年總以幽州歸明為兵士者留總殺其首謀十餘輩夜委兵符於監軍判官從間道去遲明軍中方覓李遜為陳許節度使長慶初穆宗方銳意討賊諸道發兵例於度支貸借唯遜出兵率先諸道賞賜犒設備於當軍朝論美之突圍而出詔以為襄州節度使庭湊於後庭沈殺深州將士其中大將十六人判官一人本與元翼同休戚一旦皆被殺元翼悲咤慷慨而其所賜宅僮馬並遺表進之

李載義長慶初為幽州裨將時節度使朱克融死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嘗用其人載義遂殺延嗣數其罪以上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戶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克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效帝嘉其誠懇特嘉檢校右僕射破賊軍以功加司空又奏故節度使張引靖賓吏家屬凡一百九十人今並送赴京闕初引靖立節范陽及軍亂被拘其副介已下多見誅害妻女並然而拘繫既而朱克融疆邀符借復留之不遣至載義去逆

效嗚尺歸其帑至於臧獲下輩一無所留

殷侑為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李師道十二州分為三鎮朝庭務安反側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緡尺帛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大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摧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有餘年雖頒詔書竟未供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歎旱之余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總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省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

王景崇廣明中為鎮州節度使時僖宗西幸屈節偽廷者十三四景崇斬其賊使梟首于是時有邸吏齎偽詔至斬之因間路馳誠既達行在都統王繹徵要者必竭利器奇貨駭締以昭之由是豈難者爭先每議及國朝宗廟陵園未嘗不泫然慷慨

梁王師範初仕唐天復元年為青州節度使其年冬季茂貞劫廷車駕幸鳳翔翰全誨矯詔加罪於大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皆疆兵自衛縱賤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兗州別將襲齊祿時大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與夫二百言有獻於大祖至華州東城華將姜敬思疑其有異部與視之乃兵伏也居厚等因大呼殺敬思聚眾攻西城時崔裔在華州遣部下閉門拒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兗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大祖遣

先及寧討之

孫揆大順元年除昭義軍節度使以本軍取刁黃嶺路赴任大原將李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狀于長子縣崔顧谷聞建衙持節褒夜太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歸範并将校五百人存孝械揆等以組練擊之環于潞州遂獻於武皇武皇謂揆曰公播紳之士安言徐步可至建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擊於晉陽獄武皇將用為副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

趙凝唐末為襄州節度使弟明為荊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上供惟凝昆仲雖強據江山然尽忠唐室貢賦不絕太祖將期受禪以凝弟兄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曰焉凝對

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忘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為師厚所敗乃愾其州單舸公漢遁于金陵後卒於淮南牛存節開皇四年為鄆州節度使夏中病渴至瘠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以張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弥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勵病革詔歸汝陽翌日而卒將終屬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深為時所重而本強忠厚有賈復之風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時庶人友珪篡逆末帝將圖之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欵效且託書于衛侍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人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禁旅友珪既誅末

帝即位東京首封師厚為鄴王加檢校大師中書令

彥章為澶州刺史先鋒馬步都指揮使貞明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為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人入鄴城

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魏軍作亂首攻彥章於

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後唐莊宗

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即斬其使以

絕之後莊宗至鄆州彥章為唐將李紹奇所擒一云為夏魯奇所擒彥章

恃其麁暴每謂人曰晉王鬪鷄小兒彼何足畏至是見擒素憐

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宣詔慰撫欲觀其心對曰臣比自匹

夫朱氏拔擢位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衝今日兵敗力窮罪

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臣何面目見人豐鼓狗師得死為幸

帝令秣昇隨軍至任縣彥章言所傷楚痛因乞遲留遂令斬之

一云莊宗欲留之彥章曰安有為將無相朝事梁而暮事晉臣所不為也得誌鉄鉞并之茹菴莊宗知不可屈遂殺之以成其志

後唐薛志勤為武皇河東右都押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

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彥洪連車樹柵遮絕巷

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魁勇冠絕復

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

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孤發射矢無虛發汴人斃者數十

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數矣可速行因扶

武皇而去雷與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

武皇還營

史欲思為武皇先鋒都督從入關破夔安三輔平陳蔡敬思

者為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武皇上源之難敬思方大醉  
從者喻之厥然而起登驛樓控弦射賊矢不虛發汴賊橫尸樓  
下既而遇雨解圍翼武皇登尉氏門敬思迷墜擗門故陷賊武  
皇還營流涕久之

符習為義寧軍節度使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汭河戰守  
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腹其為人

石君立初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諸軍嗣昭出征常為前鋒天  
祐十七年將出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  
親率騎館其使會諒卒卒引初受寵命喜而效順耶不其使以  
聞發兵三千助禁軍以討少誠

裴約為路州節度使李嗣昭卒子繼韜據昭義叛同光元年莊  
宗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繼韜叛歸賊庭也約以兵  
戍澤州召州民泣而喻之曰予事先君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  
士志在平讎不幸薨沒壯心不遂今即君不臣定覆家族父喪  
未葬違背君親縱然賊首開懷又遠終被誅滅予可俾刃自殺  
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伏其忠義偽梁以僮璋為澤州刺史  
率衆攻城約拒守聞道告急帝知其言善謂諸將曰朕於繼韜  
何薄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先兄一何不幸生此鷓鴣乃顧  
謂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為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地  
紹斌自遠州進軍未至城陷約被害帝聞嗟痛久之

存審為橫海軍節度使天祐十三年冬存審破楊劉進營麻  
六都營使築壘以拒卞人時莊宗勇於接戰每以輕騎常賊

遇害數四存審陵旦俟其出必中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為天下自愛奉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即時回駕張全義初仕梁為天下兵馬副將帥莊宗至洛言事者以梁祖與我世讐宜斲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

周德威性忠孝敢武皇獎遇嘗思臨難忘身乾寧中為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有功移內衙軍副及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內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哭哀不自勝由是群情釋然後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時天祐五十年下楊劉城莊宗大悅諸將渡河趨汴徵德威進師討之將起德威以為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為輜重

所擾父子躍馬出之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帝命諸將相向流涕曰不聽老將之言僅至破敗父子俱沒深所悲惜命以喪歸晉平帝即位進贈太師

李存賢為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莊宗令將兵援河中十九年賊將段凝率衆五萬營於臨晉將寇河中蒲人物議同異咸欲歸汴奸人問於存賢云河府兵欲殺子以歸梁存賢曰予奉君命來援死王事無恨尋汴兵亦退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吳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議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為曰尔項為健兒也台獎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廁何相負耶洪大罵曰老賊

爾為天子鎮將何苦反耶爾既孤思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  
自爾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商殘矣感恩無盡今朝天子府  
與茅土貴為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為反噬爾本奴才則無恥吾  
忠義之士不忍為也吾可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  
軍士十人持刀封割其膚燃鑊于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  
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甚厚

王思同閔帝應順元年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  
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汪雍梁邠諸帥言賊臣  
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  
肉搖動藩垣俱先人基業忽為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  
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

令小伶安十人以五絃妓見思同因勸諫諷動又軍校朱審溫  
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又  
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擊之於  
獄彥稠請誅審溫拘朱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  
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  
四日與張虔釗會於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尽收東西閉城城  
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  
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且西周面軍  
與都監皆血刃以督將士將士齊詬及攻虔釗虔釗躍馬避  
之呼羽林指揮使楊思擢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  
六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軍

六日解甲弃伏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畢入軍徑州張從賓郿州原福河中安宴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黃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尽心於所秦亦可嘉也顧謂趙守均曰思同尔之故人可行迂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家殘害骨肉非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尔何首鼠兩端多方悞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豈自行聞受先朝爵命擁旄伏鉞累歷重藩然無顯效以荅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濟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蒙鼓膏原累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宜憇歇潞王欲宥之而

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於劉延郎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尽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思思同與劉延郎亟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美矣潞王怒延郎累日嗟惜之趙鳳為邢州節度使明宗厭代潞鄂構難俄聞鄂王出奔流涕集賓佐軍校曰主上播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於理可乎軍校曰唯公所使尋聞王引贊殺鄂王左右留王衛州又得清秦檄而止

張敬達末帝清秦中從晉高祖為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鴈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

以部下兵圍大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馬彞統兵三

晉安鄉末帝六月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  
堽堽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柵則暴  
風大雨平水地深數尺而城柵摧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  
軍至敬達大敗乃為晉高祖與潘衆所迫一夕而圍合蕃衆自  
晉安營南門之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  
銅鈴而部伍多大以備驚急營中嘗夜遁者出則大吹鈴動跬  
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雜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  
奔但見穹廬如罔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始則削木鄣糞  
以同其馬日望末帝救軍及馬漸羸死則與將分士而食之馬  
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  
求自安計敬達曰吾受息明宗位歷方鎮主上受我大柄而失

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在近害恥有期諸公何相迫耶  
待勢窮則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為晚光遠自審琦知敬達意未  
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虜主  
戒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巧令部人收葬之

晉萇從簡初士後唐為金州刺史閔帝應順初舉軍討鳳翔從  
簡亦預征行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蘊為延蘊所縛送於潞王  
潞王數之曰人皆歸我汝何偏攻我城而背我也從簡曰事主  
不敢忘今日死生唯命是听潞王釋之

張郎初為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  
心遣使以書諭之郎曰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

均士唐為金吾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朝廷詔遣普州張

屯兵大原委漢均巡撫其郡俄以漢筠為契丹所敗敬達  
之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殺閭門使王彥通於公館次  
攻漢筠於府署漢筠乃啓閤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  
相迫何承肇曰我欲扶公為節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  
亂階死生任子壽之承肇自左右令前諸軍投刃於地曰高金  
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承肇以衆意難推遂謝云與公戲耳漢  
筠遂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往徵遇諸途及入覲高祖曰朕  
恐倉卒之際濫致傷害今見卿面深所喜也尋遷右騎衛大將  
軍內客省使

馬全節授鎮州節度使屬契丹侵軼封疆加之蝗旱國家所徵  
發全節朝受而夕行治生餘則必充貢奉

皇甫遇為河陽節度使少帝即位赴闕開運二年虜酋  
於鄆州北津大捷虜弱死者步騎數千人以功領節滑臺三年  
虜長率衆屯邯鄲遇與騎將安審琦慕容彥超禦之遇渡漳河  
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鬪二十里至鄆南榆店遇謂審琦等曰  
彼衆我寡走無生矣遂自辰及未血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  
乘馬中鎗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  
稍解顧杜知敏已為虜所獲謂彥超曰知敏倉惶之以馬駭  
我義也安可使陷戎賊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  
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

皇甫遇未至必為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息曰  
悉衆無以扶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

之俱死假令賊不南來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  
王騎北度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  
數瘡得還時諸軍歎曰二臣皆猛將也朝廷累加至檢校太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虜復至從杜重威營澤水重威送款  
遇不與其議乃降心不平之時耶律氏欲遣遇先入汴碎之淮  
張彥澤督其行思私謂人曰我自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  
死於軍陣何顏以見舊主更命圖之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  
王棘縣遇泊其公舍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  
死無復南行因絕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  
周王重裔初仕後唐莊宗為廳直將從征河上嘗妻丹直帝有  
急難刀救解之

監本冊府元龜卷之三百七十四

之德也假令賊下高表此二條皆謂之

此皆九度是之膚見矣起謂故軍師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其意謂此將諸軍數日二臣皆能



